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九

列傳

宋 九十三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

林大中

陳騏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

穎異讀書能解大義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累遭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祖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

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載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

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伏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逆陳源然後肅命鑒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部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

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

對不獲命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  
血漬髹髹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  
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  
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  
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邪帝云知之  
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  
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  
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

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為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



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  
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  
恐事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  
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  
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  
獻京鏜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  
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  
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

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  
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  
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  
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旣罷臣宜  
併斥不報迨歸見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  
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闕大體侂冑竊  
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帝覽奏甚駭曰侂冑朕之肺腑  
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冑祠已乃復入龜

年上疏求去詔侂冑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棻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原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贈寶謨閣直學士賜諡忠肅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

行諷總領李繁繁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  
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  
士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  
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  
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  
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  
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  
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

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  
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  
謂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  
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  
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  
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蒙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  
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未有  
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

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侍  
吳端得重輕之節是得等衰之義王意益向學於是作  
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  
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  
大旨陳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以為太多  
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心樂之不知其多裳久侍王邸每  
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  
章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為手書其詩以

賜之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  
心者無不言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  
能從謀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因  
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  
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亦固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  
之不已致陛下底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  
靜察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  
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

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在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奴隸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



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  
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靖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  
不過重華宮裳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帝曰內  
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為奏曰  
念思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  
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  
道意者必有所疑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

遂亂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  
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帝起入宮裳挽其裾  
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  
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三職俱廢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  
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尋  
兼侍讀力疾入謝引魏徵十漸以為戒又奏言陛下近  
日所為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蓋是時韓  
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

之及疾革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孫子敏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

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  
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願以所上封事  
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  
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熙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  
左右請少憩熙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  
勸戒為鑑古錄以進累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光  
宗受禪熙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

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帝嘗謂點舊為宮僚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為邠善又言今道途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宮中燕遊之樂

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  
紹熙三年冬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  
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關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  
不當以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消日  
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  
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  
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  
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

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帝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帝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勛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工念兩宮延望之意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帝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曰陛下為

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  
南內曾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  
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臣下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  
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  
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點曰陛下一出即  
當釋然帝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  
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及壽  
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



帝拂衣起寧執引帝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寧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帝奔喪許而不出拜遣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

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  
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帝  
有事明堂黜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  
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  
辨皎如宰相趙汝愚嘗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  
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隆興元年進士知  
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為巨

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  
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  
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為他日患  
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  
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極陳  
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  
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  
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

為事君之忠蓋託已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  
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為今日禍根罪  
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  
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異議焉惟諫  
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  
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  
德者臣竊危之帝猶不聽遂出修門帝諭使安職度奏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為

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  
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與同列曰丞相已去  
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譏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  
好惡為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  
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  
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按四朝聞見錄載御筆皆侂胄矯為其後玉津園之事鄭發王  
試排侂胄車語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侂胄倉忙使  
曰御筆我所為也此時御筆又為慈明所書問識  
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

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  
張元玠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冑而黨  
論起矣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冑誅召  
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朝論欲  
函侂冑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權吏  
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以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  
度隨事裁決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

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百萬口除見  
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  
九萬家仇冑嘗募雄淮軍已收剌者十餘萬人別屯數  
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為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  
還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為已任推挽不休十上引  
年之請不許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  
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帝納其言謝病  
丐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

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

而以學為本其壻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遊學吳

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

用每以世道興廢為已任按四朝聞見錄載周南遊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嘗與鄭

湜遊湜有奏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帝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為第一孝宗讀其策顧謂大

臣曰湜之疏入纔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鄭湜無削藁愛君之志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可

降為第一甲十五人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為池州教授會度以言

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偽學黨開禧三



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於家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  
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  
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  
御史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寶陪廟祀見祝于神者或  
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  
先者或廢不用更制罷服或歲月太踈夙興行事或時  
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

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  
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為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  
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  
節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趨向不正雖小  
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離耻之未  
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於以來天下  
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  
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

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命遂寢紹興二年春雷電交作有  
旨訪時政闕失大中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  
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  
小人為陰常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  
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鄭駟以言事移將作監大  
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為不能  
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  
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帝用其言召汝愚

而出善俊時江淮荆襄為國巨屏而權任頗輕大中言  
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  
北陝西分為四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  
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  
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  
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  
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  
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

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制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緡折一緡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勅其用法峻帝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給事中尤叢中書

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  
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  
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冑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  
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冑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  
彭龜年抗論侂冑侂冑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  
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體僚  
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  
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

體且一去一流思意不侔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伋胄以  
外任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伋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  
中復同奏龜年既已決去伋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  
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伋胄  
謫置韶州大中抹之汪義端頃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  
至是伋胄引為右史大中駭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  
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  
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

謂此必黜賊所為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原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時事一不以掛口及侂冑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冑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界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冑過尤朱熹論侂冑竊弄威柄皆為中傷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冑以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除端



講和事帝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草佞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  
生靈之福也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  
正奉大夫諡正惠

陳騭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  
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書少  
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騭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

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豐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  
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駢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  
楊秀川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  
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茂聞宜杜邪諂之路遷  
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  
同修國史帝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為一  
書謂駢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帝  
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

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  
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  
陳時政得失駸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  
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  
將帥於近日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蕩章  
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  
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

壽又不過往駢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帝感悟以  
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於慈福宮孝宗崩  
光宗以疾未臨喪駢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  
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  
丞相駢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  
史駢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  
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  
彭龜年論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

駢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冑語  
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以  
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  
州告老投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  
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  
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  
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

屬不除清望官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畧謀慮可以任  
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  
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  
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  
俾制方面出將入相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常  
平茶鹽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  
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  
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

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  
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  
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  
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贛州信豐尉體仁登  
元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  
當賞體仁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於朝  
入為大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

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  
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  
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戒帥此去京  
師千餘里若此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  
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  
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先張之孤後說之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  
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



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敝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

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蘓思

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佗胄躡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  
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罷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  
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閩十縣稅錢一萬四千  
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  
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捄而後以聞佗胄建議開邊  
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  
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  
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

列傳

宋

九十四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鎧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祕書郎韓侂冑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紘曰此非人情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侂冑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

絃草疏欲攻熹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  
頤得為察官絃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絃筆也寧宗  
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絃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  
舍集議釋服於是從絃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  
饗太廟絃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  
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  
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敕  
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



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且命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絃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絃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絃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

被旨入院拆號澹謂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

識者有以闕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  
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冑俱絀澹遷  
為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  
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為  
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  
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  
未及賄澹韓侂冑已許之澹持不可侂冑怒曰始以君  
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快快以書祈侂冑  
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侂冑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  
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  
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  
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為太學正守太常博  
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  
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為請栗上封事言宗廟

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敝州縣以供信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累言王侯貴戚善撓權左右近習善竊權至有以鹿

為馬以鷄為鸞之語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  
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  
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兩淮一再受敵賴江州  
一軍分布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兵本州上至鄂渚七  
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  
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  
籬誠為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  
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呂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

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  
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聽兼皇子慶  
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  
政期盡規益栗以為不可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  
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  
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  
經讀史為事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非禮不可  
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



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妣之下隨  
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  
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  
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  
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  
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  
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蹢躅又類  
辟且病非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輒舉以問之今日

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  
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必矣聞臣  
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  
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  
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  
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  
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  
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

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  
自安也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  
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  
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  
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  
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  
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劍除  
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

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汝翼不之覺已乃惶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

為罽端帥聞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  
除其元惡汝翼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陳于  
沱河橋與官軍戰大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  
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  
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徵遂安既而汝  
翼入都訴栗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栗  
親書奏狀繳還併辦其事帝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  
坐栗身為帥臣擅格上命鑄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

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栗累更事任清介  
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累進集英殿修  
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  
各一員不以糾彈為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  
提刑召為兵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  
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  
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  
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

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晚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粟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

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狃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言語遂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



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  
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  
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  
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為人強介有才而  
性捐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鄭  
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  
雖疇昔論事雄辨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閱之從子登紹興庚

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遊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清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為詳審

寧宗即位累遷祭酒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迺人各為之遷兵部侍郎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字勉之福州閩縣人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纔四年嘉泰三年拜右

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冑顯朝權苞苴盛行自強  
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  
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請價  
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冑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  
也都城人自強所貯一夕為煨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  
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  
失之數初國用司自為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為同知  
國用事掎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冑欲為平章猶畏衆

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冑為平章軍國  
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王  
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冑將用兵  
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  
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冑乃決恢復之議  
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冑非曦不足  
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為蜀王侂冑姦兇  
久盜國柄自強實為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

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冑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冑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

法事宰相王淮芘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為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為多嘗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諡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



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  
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為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  
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  
帝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帝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羣臣  
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為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  
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帝善其言鏜於是極  
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帝說擢為監察  
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帝居高宗喪不

欲引見鏜為賓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帝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

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  
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  
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為  
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  
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  
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  
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  
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帝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

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帝曰增秩常典爾京鏜竒節今之毛遂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為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斂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為刑部尚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為左丞相當是時韓侂冑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

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冑者往往沉滯不偶鏜  
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冑  
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  
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帝曰除德謙  
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  
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為法  
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為戒帝於是謫德謙而  
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冑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

相卒贈太保諡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諡莊  
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為學中乾道  
二年進士第調嵎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  
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  
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  
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為浙  
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

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  
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  
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蘭交薦之孝宗召見深  
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  
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  
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  
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  
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

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  
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  
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帝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  
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帝領之諭宰  
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耜田令遷大理丞  
江東大旱擢為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  
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為賀  
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



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  
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以法令隄防天下之  
僥倖今侂胄騫越五官而轉遥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  
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  
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  
則是名求而實拒也右司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請  
還駟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二年知臨安府三年  
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

民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勅令  
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  
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  
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  
希恩澤者帝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  
章閣待制知建康府召為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  
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  
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

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  
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  
有罪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  
紀綱莫此為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  
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為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  
遽革朱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

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  
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  
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  
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  
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黨  
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  
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蟻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  
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

按宋史傳論云謝深甫出處  
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九十

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  
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  
傳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掩者乎附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

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  
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  
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卒後孫女為理宗后追  
封信王易封衛魯諡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  
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

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為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為安榮以姑息為仁恕以不肯任事為簡重以不敢任怨為老成敢言者指為輕儇鮮恥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

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謫事侂冑無所不至嘗值侂冑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冑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帝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

滕執政之語傳以為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侂冑既啓兵端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侂冑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冑開邊及守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祕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



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尚書汝嘉  
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事見葵傳以寶文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知浙西沿  
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  
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一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一

列傳

宋

九十五

樓鑰

李大性

仕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  
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  
冠末等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溫州

教授為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  
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  
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厯太府宗正寺丞出知  
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  
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  
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  
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  
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

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凡有勑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刑部言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省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

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  
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  
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  
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  
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帝感悟  
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  
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  
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

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冑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憫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寧宗受禪侂冑以知閣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冑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冑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為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

冑嘗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嫌之

按四朝間見錄載鑰天性豁達

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冑善獨因草創以天下公論不予侂冑故寧罷去侂冑心敬之亦不以憾也鑰久廢侂冑亦迫於公論欲起而用之風鑰之親戚諭鑰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即召矣親戚具道侂冑意於鑰之子弟從容以白鑰欣然命具紙札子弟曰已具矣鑰引紙大書頗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矣

附載 侂冑誅詔起鑰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

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冑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兇

已斃之首又何足恤

按四朝聞見錄載百官詣朝堂集議韓侂冑事樞密辛良能建議以

為奸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介抗議以侂冑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為可惜也會倪思亦謂一侂冑臭頭顧何必諸公爭良能竟呼省吏仲黃紙揭於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函侂

曹首送金非

諂語附識 詔從之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金人必欲得侂冑師旦之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當以此惡侂冑夫侂冑之姦罪素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况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冑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委咎於下紙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

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為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為

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為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  
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  
史訂以日歷寶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嘉之擢大  
理司直遷勅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  
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烏  
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  
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  
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倉部郎

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常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制服

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為吏部郎中四遷為司農卿明年兼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為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冑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

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秦免征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効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什身凡三十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錙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

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於家年七十七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於朝父子  
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  
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  
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  
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開禧初主  
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



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乞定周惇頤程顥程頤等謚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贈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為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獻於憲司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廬

彥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於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  
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  
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  
交薦之改秩知端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冑謫  
死高安應龍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  
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主淮西  
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强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  
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

戶部侍郎歷兼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掎克未免多怨帝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

子詹事會景獻太子薨請老帝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  
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文肅子榮叟深叟清叟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  
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  
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  
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  
戚里內省黃門恩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

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累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况乞行下將帥

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壻強壯及等者收刺之  
代其名糧帝是之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嘉  
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瑪爾戩  
祖厚繼闕湟鄯父彥傳靖康時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  
尚氣節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  
令往見朱熹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  
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懦辛安

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十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上皇遵養時晦駐臨安為休息計三十年來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非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

幽深之地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儻六飛順動  
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  
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  
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  
以省往來網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十言紹熙中  
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  
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  
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



阮不答陞對畢拂衣出關侂冑聞之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為屬入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

然起來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庭陛下  
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  
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  
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  
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  
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  
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  
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

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又不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

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辭氣激壯允文起  
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為勅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  
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  
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  
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  
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陰補登仕郎  
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

年試禮部主司復置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所嫉檜死  
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中久  
掌禁旅游力陳非便帝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  
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  
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  
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勲勞毋得輒加王  
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  
領閣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

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  
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帝曰游力學有  
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  
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  
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  
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  
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  
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

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  
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覲用事游為樞臣張  
燾言覲大淵招權植黨焚惑聖聰公及今不言異日將  
不可去燾遽以聞帝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帝怒出通  
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  
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  
為幹辦公事游為炎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畧中原必自  
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

事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誤  
殺人炎不能制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  
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  
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  
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後  
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  
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  
州過闕陛辭帝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



詠自造再召入見帝曰卿筆力回幹甚善非他人可及

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

按四朝聞見錄載孝宗未內禪一日

手批陸游除禮部郎中據此游禮部郎中之除當在淳熙末年附識

兼實錄院檢討官嘉

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三年

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嘉定

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以父崧卿蔭補番禺

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  
舟信孺已使人員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  
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  
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金書  
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  
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  
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  
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於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

帥赫舍哩子仁止於獄中露卧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  
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  
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  
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  
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  
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  
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  
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

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  
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  
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讐為社稷也今日屈  
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  
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  
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  
誅金人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  
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

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怨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弊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

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仇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金人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

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指不可者柙白廟堂信孺辯折敵  
帥於疆侵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柙當其易柙每  
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掩也乃詔  
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  
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  
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  
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  
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

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  
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  
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纔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  
竇自放於詩酒以卒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  
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  
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獲  
之獄成不受賞韓侂冑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



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事忤侂  
冑得舉欲再遣使近臣以枬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  
使持書北行枬歸白其母母勉之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  
烏庫哩等四人列坐問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枬對已十餘年  
平章國事纔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枬曰主上英斷  
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枬  
雖持韓侂冑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  
報於是金人知侂冑已誅和議遂決枬持金人牒歸求函侂

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為通謝使桄為通謝所參謀官桄自軍  
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桄奏和約之成皆方  
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  
蠲其過朝論以桄不掩人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  
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  
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  
姚縣尉歷溫州教授郎守張九成器之扶蒲除太學正升國

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  
宗納之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  
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  
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  
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  
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  
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  
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師侵邊下詔親

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  
浩為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  
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  
怒覽奏意頗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  
侍御史吳弼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遣大臣書言建王  
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為  
不可帝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帝還臨  
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

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  
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州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  
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計洪遵金安  
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帝以問浩浩奏先  
為脩禦是乃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  
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  
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穉呂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  
書右僕射苟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

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  
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  
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  
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  
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  
中原決無豪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待我兵至為內應  
浩曰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  
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

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

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

伏讀通鑑輯覽

批陳康伯非主和之人於史浩本不同臭味浩之入對將  
康伯與浚並從譏毀心曲可知則所謂屬用相為之語正  
欲徵之同去姑以交相倚重之言飭之耳因又言康伯欲  
居心叵測若此豈特鄙夫不可與事君哉

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府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

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  
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相帝曰自葉衡罷虛席  
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  
帝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  
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  
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  
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



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讎者送獄獄成  
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  
至於閔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  
童特與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  
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  
軍人語帝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  
怨其上者多矣豈必二世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  
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寃者帝曰史浩

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  
光祖對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畧曰用人之  
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  
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擇相  
相必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  
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覲視草為光祖  
甲科發也帝遣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  
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

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  
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  
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  
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  
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  
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  
淵石宗昭陳謙榮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  
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

晚泊第鄞之西湖上帝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

按建炎永朝野

雜記載宣政間大臣賜書閣名得御筆閣名若蔡京曰  
君臣慶會王黼曰得賢治定是也紹興初高宗以平江  
朱師南園賜韓忠武題其賜書閣曰懋功復秦申王閏  
曰一德格天楊和王閏曰風雲慶會史會稽王閏曰明  
良慶會又皇甫坦賜書閣名紹興煥文

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

熙五年卒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即位賜諡文惠

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

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中興宰相追封王爵  
者二人秦檜以久任史浩以舊恩皆典數也 改諡忠

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

帝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  
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  
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  
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  
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  
州臨海尉郡守蕭振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遷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

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  
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培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  
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實慈儉去壅蔽治外有  
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帝深嘉歎除秘書少  
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於丞相曰恭王  
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  
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帝曰是何言也豈不啟邪心出  
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闕中利病甚悉帝褒

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  
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  
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  
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帝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  
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  
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  
夷人擾邊楊俊奏田洪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

以勸來者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  
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  
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擢知  
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  
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  
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  
乎時卒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淳平廣西寇  
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



是自夏至秋不雨至是得雨帝喜命口算諸郡絹錢盡  
蠲一年為絳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  
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  
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  
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帝即斥之章穎論事狂直帝將  
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  
也黜之適成其名帝悅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  
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

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帝曰未烹職事留意得升直  
徽猷閣成都闕帥帝加訪問淮以留正對帝曰非閩人  
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淳呂惠卿  
不有曾公亮蘓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  
王欽若乎帝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  
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  
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  
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

人求以免舉恩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  
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  
請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  
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對以盡孝進德奉天  
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淳熙十六年卒贈少師諡文  
定初朱熹為浙東提舉淮素不喜熹陳賈為監察御史  
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  
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

學之禁始此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  
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於朝乾道五年召見便  
殿孝宗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  
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  
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  
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帝夜召  
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帝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

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帝難之遣中使諭雄  
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帝大喜  
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帝意除中書舍人  
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歸諸陵梓宮帝命雄出使賀  
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辯數  
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嘗上疏論恢復計大  
畧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  
國之勢也淳熙二年召為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帝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  
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  
嘗不以理財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  
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  
下志在大有為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升同知樞密  
院事五年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朱熹累召不出  
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帝怒諭雄令  
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誣地

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  
津猷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為民代  
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  
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  
言其私里黨者帝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  
荅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  
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先是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  
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為御史以故事不

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瀘南安撫使帝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興四年卒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



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為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  
郎中直秘閣歷知易州相州復召為都官郎中與王黼  
議不合黼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  
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  
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  
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  
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  
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

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紹興元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三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畧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

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脩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濟

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  
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  
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  
機者三譬奕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  
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  
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已得  
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畧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  
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克位而

已無子以姪嗣衍為後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  
森吳曦使北松為廉從慶元中韓侂冑用事曦為殿帥  
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冑侂冑以小故出愛姬  
松聞以百十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  
居無何侂冑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冑大  
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  
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冑

蘇師旦松與陳諫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

伏讀

通鑑

輯覽

御批松既與祖泰狎友及其上書獲譴惟恐相累攻之不遺餘力小人巨測固不足論然松諂事仇曹祖泰寧有不知臭味既已差池何必與之相狎取人不端謂非自貽患哉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

一妾於仇曹曰松壽仇曹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繞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仇曹決議開邊以松為宣撫使興元都統制吳曦副之

尋加曦為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於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行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蓋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為蜀王曦遣

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  
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會報金  
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  
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買舟稱曦為  
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覬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  
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  
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願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  
筠州居住再除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



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

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敕令所刪修官樞密  
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帝曰綱何足  
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  
遠甚奈何帝感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內禪通判江州  
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獠加直煥章閣除戶  
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

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  
直煥章閣韓侂冑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  
扇為盜謙移書侂冑曰今若倚羣盜行剽掠之策豈得  
以敗亡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  
帝諭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  
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  
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  
侂冑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雋聲

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冑為我王士論  
繇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熙末渡江居潮州為  
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  
史與張釜陳自强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冑誣  
逐當時賢者巖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  
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  
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

而召還為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  
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  
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  
冑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偽帥未幾  
川陝戰屢衄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  
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  
固求去侂冑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  
兩官寧宗謂兵燬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

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贈特進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一